



特别关注

从800米高度跳伞,空中突发特情,空军某旅干部王睿救护昏迷战友着陆——

“战友遇险,我的伞就是他的伞”

■周 峰 本报特约记者 朱海涛



图①:两伞相插后,王睿(左)努力蜷身蹬伞衣。
图②:备份伞打开后,王睿(上)奋力抓住陈思杰的伞衣伞绳。

图③:表彰大会现场。大屏幕上为王睿在医院治疗时录制的视频。
王 彬、朱海涛摄

“可算回来了,身体怎么样?”“没什么事了,就是还得养,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开始训练”“这么重的伤,你可别着急”……6月底,空军某旅某连中尉小队队长王睿出院归队,一下车就被几名战友团团围住,有人帮着拎行李,有人询问他的身体恢复情况。

回宿舍安置好后,中士蒲贵林敬佩地对王睿说:“你平时不显山不露水的,遇到特情竟然这么猛!”王睿摆了摆手笑道:“战友遇险,我的伞就是他的伞。换咱们连任何一个人,都会和我一样。”

别看王睿说得轻松,他的事迹可不一般。

5月28日,该旅按计划组织跳伞复训。运输机轰鸣着爬升至800米预定高度,舱门打开,冷风灌入机舱。离机、读秒、等待开伞……这是王睿第16次跳伞,一系列动作行云流水。

然而,就在主伞即将展开时,一股巨力突然袭来,将王睿拍得头下脚上。头暈目眩之际,他注意到旁边还有一个人影。

“两伞相插!”王睿脑子里跳出4个

字。这是跳伞训练中最凶险的特情之一,正常情况下需要两人协同处置。然而,身旁的战友似乎失去了意识,对他的呼喊没有任何回应。

两具主伞纠缠缠绕,跟着王睿和战友急速下坠,生命的秒表悄无声息地开始倒计时。

王睿下意识去摸备份伞手拉环,可他此时已被乱成一团的伞衣和伞绳裹得严严实实,完全看不见备份伞。如果暴力硬拉,伞不一定能打开,手拉环却可能被拽断。

情急之下,王睿蜷起身体,伸腿去蹬缠在身上的伞衣。空中不好发力,第一脚蹬空了,他只能艰难调整角度再次尝试,这次蹬住了伞衣一角。

一下,两下……伞衣和身体之间的缝隙越来越大。最后一下蹬腿时,缠绕在王睿身上的伞衣伞绳“呼”一下散开,备份伞完全露了出来。他立即抓住手拉环用力一拉,备份伞“砰”一声打开。

下降速度减缓,但危机并未解除。开伞的冲击力把王睿整个人往上拽了一把,与此同时,他明显感到,没有完全

从自己身上脱离的伞衣伞绳正在下滑,而伞衣伞绳的那头,是昏迷的战友。

伞衣挡住了视线,王睿不知道战友在哪个方位,他只能手脚并用抓住所有能碰到的伞衣伞绳,拼命往怀里拉扯。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:“只要不松手,战友就能和我一起着陆。”

近150公斤的重量,已超出一具备份伞的承载极限。这种情况下,单伞两人协同着陆意味着什么,王睿当然知道。但他更清楚,一旦战友与他分开,就会像块石头一样坠地。

直到落地那一刻,王睿都开了。与死神赛跑的时间转瞬即逝,两人最终落在地面。王睿撞上灌木丛,而后滚进旁边的水沟。那名战友则落在了一旁的草丛中。

救护车上,王睿缓过劲来,被告知自己救下的是兄弟连队的战友、下士陈思杰。此前两人并不认识。

到达医院,诊断结果很快出来——王睿右侧第5至第10根肋骨骨折,右侧

肩峰骨折,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;陈思杰胸椎压缩性骨折,椎体滑脱,无生命危险。该旅目前还未确定陈思杰昏迷的具体原因。

6月8日,该旅党委召开常委会会议,按相关文件规定,为王睿记战备训练三等功。6月10日,该旅为他召开专项表彰大会。

这时,王睿还在医院接受治疗,表彰会上播放了他在医院录制的视频。大屏幕上,他身穿病号服,说话很慢,时不时就要停下来缓一缓。

阳光透过礼堂大门斜照进来,王睿的语气很平静:“说实话,处置过程中根本来不及害怕,躺在救护车上,人放松下来,才开始感到有些后怕。但我想,再来一次,我还是会做同样的事。”听完这话,现场千余名官兵,有人攥紧拳头,有人红了眼眶。

目前,已经归队的王睿尚不能参加训练,但傍晚体能训练时,他都会站在楼上,看着战友们一圈圈奔跑。有人经过时朝他打招呼,他就笑着回应,满心期待回归训练的那一天。

上醒来想的还是训练。这种反应,已经成为他们刻在骨子里的本能。

我与熟悉他们的战友聊天时,大家提起他俩几乎众口一词:“就是普通人,没啥特别的。”我听了这话反而觉得很踏实——大多数战友不就是这样吗?谁也不是天生的英雄。但正是这样的“普通人”,用行动证明,当那一天来临,他们能顶上去。

表彰会后,我问几名年轻战士,如果是他们遇到这种情况怕不怕。他们想了想说:“怕。但王睿能做到,我们也能。”

危急关头,尽显军人本色。这种本色从哪里来?从日复一日的严格训练中来,从“一个都不能少”的战友情谊中来,从“平时多流汗、战时少流血”的血脉传承中来。这是每一名军人刻在骨子里的东西,也是我们这支军队战无不胜的底气。

(张光辉整理)

亲历者说

危急关头,尽显军人本色

■空军某旅干部 李配星

我是这次训练的地面值班员。特情发生时,我原本正低头记录数据。听见对空观察员喊“伞缠住了”,我一个激灵抬起头,立即通过对讲机呼叫救护车,随后带着人撒腿就往预估落点跑。

找到王睿时,他明显已经摔蒙了,半截身子泡在水里,迷彩服撕破了好几处,脸上、胳膊上满是血和泥,腿上缠着伞绳,手里还死死拽着伞衣。

我蹲下喊了王睿好几声,他才愣愣地转头,问我:“那个战友呢?”直到确认对方没事,他才放松下来。

医院的诊断结果出来时,我们都陪

入沉默。医生说,王睿的整个右胸下半截肋骨全断了,这意味着随便一次深呼吸都很痛苦,而右侧肩峰骨折,是因为承受的力量太大。那份力量,是为了拉住陈思杰。

事后,科里复盘了王睿的整个处置过程。从800米高度自由落体,落地只需十几秒,正常情况下跳伞着陆也只用两分半钟,而王睿在这么短的时间里,完成了判明特情、蹬开伞衣、打开备份伞、拽住战友、判断高度、协同着陆一系列操作。

一名伞训教员说,那么短的时间内,所有动作都是出于本能,平时练了

什么,那一刻就会做什么。那些训练场上不断重复的动作化为肌肉记忆,让王睿能够带着陈思杰着陆。

陈思杰则是在救护车上醒过来的。看到连长后,他的第一句话是:“连长,我还能跳伞吗?”我后来得才知道,这次跳伞是陈思杰主动申请参加的。他是翼伞骨干,有40多次跳伞经验,原本不用参加这次复训。他是为了提前完成后期的训练,好腾出时间外出执行另一项重要任务,才主动要求参加复训。

这就是我们的官兵——一个在危急时刻拽住战友不松手,一个从生死线



潜望镜

6月下旬的一个周五傍晚,第79集团军某旅某营文书顾迪将桌面上的工作材料收拾整齐,准备按计划回家住宿。就在此时,电话铃突然响起——机关要求下周一之前上交第二季度官兵思想调查报告。

按照过往经验,这份报告周一上班之后再整理,时间也很充裕。已经忙碌了一周,顾迪对即将到来的周末十分期待,所以没有多想,就离开了办公室。

陪伴家人、安心休整……度过愉快周末,顾迪周一上班时精神抖擞,不到一个小时就将报告梳理完毕,上交机关。

他本以为自己圆满完成工作任务,没承想李教导员却在下午找上门来:“机关说,只有咱们营没按时上交报告,怎么回事?”闻言,顾迪连忙“喊冤”:“我早上9:00就发过去了啊!”

为了求证,李教导员当场拨通机关王干事的电话。电话那头,王干事态度明确:“通知要求‘周一之前’,你周一才交,可不是迟了吗?”

挂断电话,顾迪有些委屈:“按照惯例,‘周一之前上交’就是周一结束之前上交即可,怎么这次突然变了要求?法律条文里的‘以上’‘以下’都还包括本数呢……”闻言,李教导员有些无奈地拍了拍他的肩膀。

无独有偶,某连王连长也有相似的经历——机关下发通知,要求各连“原则上不得在训练时间安排其他活动”,而该连一次训练时,恰好有驻训物资需要立即卸车接收。王连长琢磨,既然通知里说了“原则上”,那应该可以“特殊情况特别对待”,于是安排几名战士前去卸车。结果,当天下午,该连就接到机关通报,批评他们“未严格落实训练规定”。

这两件事在基层引发议论,大多数官兵和顾迪、王连长的想法差不多,但也有人觉得,既然摸不清情况,就应按最严标准落实。一时间,那些通知里的“常用用词”成了热门话题。

随后的一次机关基层双向讲评会上,这个话题被摆上桌面:“‘某日之前’到底是‘某日’到来之前还是结束之前?’原则上’是什么原则?’相关单位’是哪些单位?什么情况才算‘特殊’……机关通知要求能不能写得更加明确清晰一些?”

基层官兵的一连串问题,让该旅机关人员有些哑然——这些词语在各类通知中几乎可以算作“常规用语”,他们从没想到,会给基层造成这样的困扰。

“有的人可能确实是出于习惯,起草通知时没有多想;但也有个别同志是为了逃避责任,才将本可以明确的要求写得模棱两可。无论是哪种原因,都反映出部分机关人员服务基层意识树得不牢,没有站在基层的视角考虑问题。”对于此类情况,该旅领导态度鲜明,“下通知、提要求是为了指导基层工作,而不是给基层‘设难题’、让官兵‘猜谜语’!”

会后,该旅立即组织机关人员进行整改,明确下发通知要求,必须规范清

「某日之前」到底是什么时候

■高思意 潘虎 陆军融媒体中心记者 纪思达

晰,写清具体时间节点、量化标准,避免使用“尽快”“原则上”“相关单位”等模糊用语。

“以前接到通知,总得琢磨一会。现在好了,什么时间要干什么,干到什么标准,都一目了然。”最近,该旅准备对基层上半年全面建设情况进行检查,接到通知,顾迪立即按照要求落实工作。与此同时,该旅机关各科室人员也明显感到,因为理解偏差产生的沟通问题大幅减少,工作运转更加顺畅。宣传科李干事感慨道:“以前下发通知之后,基层大多会打电话进一步确认具体情况,一个细节问题我们要反复回答多次。现在这种情况几乎不再出现,不论机关还是基层,工作效率都明显提升。”

短评

机关要求清晰 基层行止有度

■王大为

下发通知,是机关指导基层工作的常见方式。其中用语是精准清晰还是模棱两可,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出机关的工作作风。

言语不清、言辞模糊看似留有余地、体现灵活,实则是把本该属于机关的责任成本,转嫁为基层的时间成本和

沟通成本。基层官兵接到通知,很可能难以把握具体标准,需要反复琢磨确认,甚至会因理解偏差影响工作落实。

因此,机关人员下发通知时要多想一步,因为通知要求明确一分,基层的困惑就少一分,推进工作的效率就高一分,练兵备战的脚步就能更快一分。

为战士的军旅梦想“画像”

■第72集团军某旅某连干部 彭帝烁



带兵人手记

“我拍摄的照片发表了,感谢连队给我机会参加集训!”上周末一早,我收到战士王文杰发来的消息。在为他感到高兴之余,我也有些感慨。

王文杰是地方高校本科毕业生,去年4月,连队组织思想摸底,他表示愿意留队,我十分高兴,立即为其规划了“体能强化、专业储备、向骨干发展”的成长路径。然而,一段时间过去,王文杰的状态却不温不火。几次深入谈心,他终于吐露心声:“连队很好,对我的培养也很用心。但我是文科生,实在不擅长通信专业,之前怕您失望,所以没说实话……”

这话让我有些愣神,想起了战士王涛。

王涛是比王文杰早一年入伍的大学

生士兵,各方面素质过硬,是大家公认的“好苗子”。我多次与他谈心,强调转改军士的好处、讲述连队岗位需求,却不知他的梦想其实是提干。结果,王涛险些产生退役的念头。

这两件事的背后,是同一个课题:如今,越来越多像王文杰、王涛这样有学历、有想法的大学生士兵走进军营。他们入伍时,往往对“这两年怎么过”“未来往哪走”有着或清晰或模糊的设想。带兵人基于“连队需要”和“好战士”模板精心绘制的“蓝图”,与他们原本的人生规划可能并不完全相符,因而很难真正激发他们的内生动力。

如何引导这些“有备而来”的年轻战友走好军旅之路?

我想,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,读懂他们的理想抱负,理解他们看似“不安分”想法中的合理诉求。

为此,我与干部骨干一起为大学生士兵进行“梦想画像”,将其大致划分为

3类:矢志强军、长期服役意愿强烈的“扎根型”,希望练强技能、提升本领的“增值型”,以及将从军作为一种人生阅历、计划回归社会的“历练型”。

这种分类不是为了给战士分出三六九等,而是为了更加精准地引导和培养。针对“扎根型”战士,我们着力打通长期发展的通道,让他们在重大任务中、关键岗位上崭露头角、积累经验;对于“增值型”战士,我们搭建成长平台,着力实现个人能力跃升与连队建设发展的“双赢”;对于“历练型”战士,我们则在积极引导他们建功军营之余,培养他们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,不论未来他们选择留在部队还是回到地方,这些在军营熔炉中淬炼出的品格,都是一笔宝贵财富。

如今,连队施行这种分类培养方式已有一段时间,大学生士兵普遍按照规划成长进步。当下,王文杰已成为宣传骨干,王涛也已如愿参加军考。



近日,武警山西总队吕梁支队组织开展保障尖兵创破纪录比武竞赛活动。图为故障排除课目比武现场。

赵志博摄

